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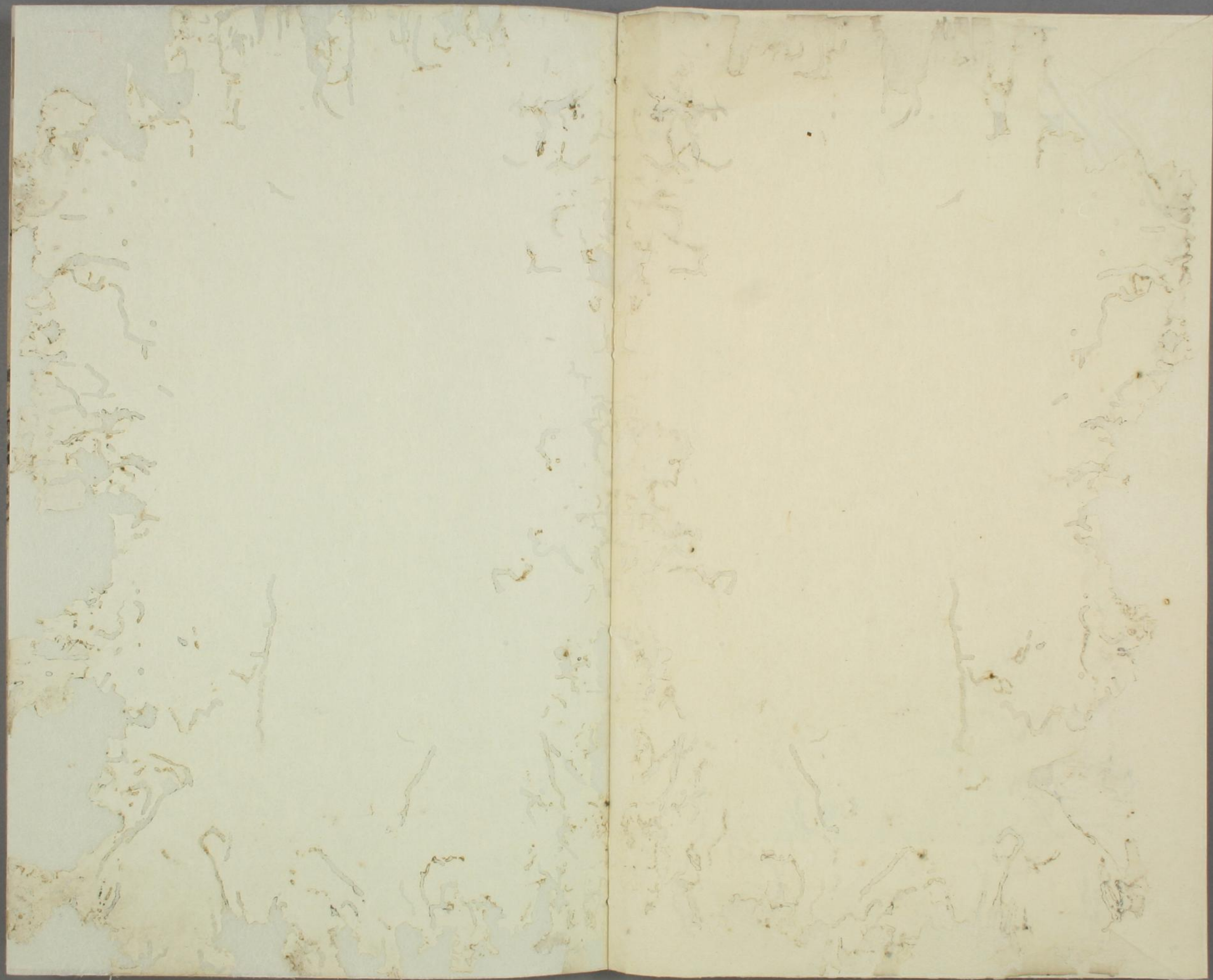
命  
語  
徵

批  
八  
倫  
里  
仁

服部文庫  
イ 17  
221  
2









1.17  
221  
25



論語徵乙

日本 物茂卿 著

八佾舞於庭。八佾舞連讀。世人佾下斷句。非也。春秋  
 隱公五年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傳。公問  
 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  
 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隱五公羊傳。初者何。始也。六羽  
 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  
 也。六羽之為僭。柰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  
 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二者之後稱公。其餘

命告  
一  
卷之二



辨

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馬始僭諸公昉於此乎前此  
 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僭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  
 可言也穀梁傳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  
 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  
 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何休杜預皆  
 謂八八六十四人六六三十六人四四十六人二二  
 四人服虔謂六八四十八人四八三十二人二八十  
 六人服虔蓋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  
 誤為二佾也何杜以為舞勢宜方是或然矣且天子  
 六十四人則大夫三十二人為太過矣況士豈能辨

衆仲曰大夫四

十六人乎故何杜於理為優諸公六佾諸侯四佾恐  
 傳譌也左傳尸子為可據已杜預曰魯惟文王周公  
 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  
 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  
 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惟在仲子廟用六由此  
 觀之他公僭用而季氏遂僭之也但明堂位無文王  
 則杜預亦誤矣於庭古來無解邢曷以為家廟之庭  
 殊為不通竊疑成王賜伯禽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天  
 子之廟八佾舞於庭伯禽造臺以舞之所以尊天  
 子之樂也後世有舞臺或昉于是邪是誠臆說別無



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孫丑

所據然於庭二字非此不通姑錄以俟後君子也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邢昺李氏以陪臣僭天子  
最難容忍集註范氏因之是於忍字之義為得之然  
非聖人之言矣小人唆人激變者其言率如此不可  
從也謝氏曰李氏忍此矣則雖弑父與君亦何所憚  
而不為乎是忍字本諸孟子孟子創言性善而與揚  
氏之徒爭仁內外故引不忍人之心以為仁之端遂  
又有不忍人之政然求諸古言以忍為美德而未有  
以不忍為貴者矣求諸理聖人亦有不忍之心而聖  
人之思深遠焉故未有以不忍為教者矣蓋其究必

唆

唆

小不忍亂大謀見衛靈  
公篇  
孝經語已見

成婦人之仁故也小不忍亂大謀此先王之法言孝  
經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知非孔子之言矣且  
責季氏以心術豈不妄哉此章之義蓋為昭公發之  
昭公亦小不忍以致乾侯之禍故云爾季氏之僭不  
帝一世從前魯君所忍是尚可忍也僭之大者尚可  
忍也則無不可忍之事矣魯君能以此為心季氏之  
僭可正而魯可治焉聖人之言皆有作用宋儒迺以  
理以心而已矣不可不察

三家者者字語助無意義也二子者之者者歌詩  
皆有所取於其義而雍詩於三家之堂莫有所取

子者先進篇

命語



作者之謂聖禮記樂記

書洪範

爾雅釋詁

於魯君之堂亦莫有所耳。烏孔子不斥其非禮。但  
詩言之。若訝之者。然所以助喻也。集註西。譏其無  
知。妄作以取僭竊之罪。大失聖人之辭氣也。且無知  
妄作。本作者之謂聖之作。豈可引於此乎。相儼相也。  
訓助者。字義耳。其實相相助自助。不可混矣。辟公  
王肅以為國君諸公為是。鄭玄以辟為卿士。公謂諸  
侯。書惟辟玉食。豈卿士之謂乎。邢昺疏。毛萇以為諸  
侯及二王之後。然毛傳無之。可謂妄矣。曲禮天子穆  
穆。爾雅穆穆美也。穆穆蓋深遠意。天子行禮有辟公  
為之儼相。則天子迺若無所為者。唯見其穆穆然美

已是雍詩之義也

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  
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弁  
州先生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非三  
代之君臣也。唐虞之世。其為帝者。茅茨不剪。土階三  
尺而已。都兪吁咈于其內。得一言則君臣交相拜而  
相咏嗟。非截然而不相及也。堯得舜而三載命之陟  
位受終。類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群神。輯五瑞。狩四  
嶽。不聞其以疑堯議也。舜得禹而命之終。受命於  
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下陟其以疑舜議也。堯舜

樂辨 四部稿成王伯禽



於舜禹臣之者也。成王之於周公，師之者也。以叔父也。以親則為其父身者也。存而負廢，以行天子之事，沒而崇以天子之禮樂。夫誰曰不可？且以周公之功與舜禹並，而尊親過之，不復子則禪而帝，復子則祀而王。聖人之所以崇德報功也。而曰非者何也？夫秦而始君朕也，君父皇考也，而臣弗與也。其尊若天而臣若草芥也。吾故曰：叔子之為此語也。語於秦之君臣也。茂卿曰：大臣後儒謂禮萬世不易者，是其心有自以為禮者。故妄意成王伯禽皆非矣。夫禮為一代之典，周禮周公作而成王伯禽親受之。故成王

孔子所謂非禮見後

伯禽非禮歟。則孰為禮。豈不肆乎。故孔子所謂非禮者。謂其後也。

禮樂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安民之道也。仁安民之德也。故苟非仁人。則禮樂不為之用。故曰如禮何。如樂何。此以上之人言之也。游氏曰：人而不仁。則人心亡矣。程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皆不知聖人之道為先王之道也。不知此章之言為在上者發之也。仁齋先生曰：慈愛惻怛之心。衆德之所由生。萬事之所由立。仁人之於天下何事不成。何行不得。況於禮。此不知禮樂者之

如禮何如樂何本篇



藝

辟也。搏埴作罍。雖器皆先王作禮樂以仁  
 矣。故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又曰：道二仁與不仁  
 而已矣。故不仁之人不能用禮樂也。  
 孔子大林放之問。蓋世人所見者小。故徒以禮為美。  
 觀林放獨能疑禮之意。本不在是而問之。是其所見  
 者大。孔子所以嘆也。朱註蓋得其本。則禮之全體無  
 不在其中矣。是不得大哉之解。以全體言之。理學者  
 流哉。又其言曰：世之為禮者。專事繁文云云。殊不知  
 禮之有繁文。乃其所以物為之制。曲為之防。豈可以  
 為非乎。大氏後儒迫急之見。未免直情徑行。戎狄之

忠信為禮之本 禮器語

道貴質賤文亦本諸二精粗耳。禮與其奢也。寧儉。喪  
 與其易也。寧戚。蓋古語。孔子不直語其本而引此。使  
 放思而得之。孔子之教皆爾。何以知其為古語。答與  
 問不正相值也。它如忠信為禮之本。以人學禮言之。  
 如恭敬以行禮之心。言如上章人而不仁。以在上之  
 人言之。至於此章。則以人所行之禮言之。奢謂其心  
 以禮為美觀。務求備其財物。而不知侈其用也。儉謂  
 其心在節財用。而不知物不稱其義也。易去聲。包咸  
 曰：和易也。非矣。朱註訓治得之。但其說曰：節文習熟  
 而無哀痛慘怛之實者。矣。蓋謂富貴之家。



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中不乏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屬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遂解儉為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為儉遂引禮運于尊抔飲為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若括故字案傳一節謂禮制作之意矣。定文與孔子同故又句謂制作之時之也。於林放我乃孔子財用乎戚易與本

今也純儉子罕篇  
從曾子曰  
下至吾何慎哉共見禮記  
檀弓

財用乎。戚易與本。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耳。何日。儉戚為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為之進退。古之道為爾。如今也。純儉吾從眾。豈不然乎。檀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夫

禮子游問喪夫



之人多而百官皆備衣衾棺槨之中不乏一切也戚謂貧賤之家無助喪之人衣衾棺槨不備事事艱難轉增哀戚之甚也夫喪之為禮所以致哀也節文之詳豈損哀乎且喪不可屬豈有所謂習熟者哉大氏宋儒忽略字義遷就以成其說如儉字本謂節用也朱子以溫良恭儉讓為聖人威儀遂解儉為節制至於此章亦以質勝而文不足為儉遂引禮運于尊抔飲為說夫任口言理莫不可言者然字失其義亦影耳易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正與此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此章與前章相發儉以用言之豈非

今也純儉子罕篇  
從曾子曰  
下至吾何慎哉共見禮記  
檀弓

財用乎戚易與奢儉對豈徒以節文言之哉夫禮以教中本文曰與其曰寧亦不得已以取儉戚者而非儉戚為至也而孔子所以言之者何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故君子之行禮亦必視其財物為之進退古之道為爾如今也純儉吾從衆豈不然乎檀弓曰曾子曰晏子可謂知禮也已恭敬之有焉有若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遺車一乘及墓而反國君七個遺車七乘大夫五个遺車五乘晏子焉知禮曾子曰國無道君子恥盈禮焉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子游問喪夫



稱家之有也。子游曰：有也。子齊夫子曰：有母也。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鼎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禮也。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無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是皆言君子行禮，視財物與世進退之有時乎取儉與戚也。曲禮曰：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禮

子曰不順鬼神也，李注有順鬼神之語。

仁者制禮已見

器曰：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皆言先王制禮時亦已視財物之所出，定其度數也。孔子曰：夫仁者制禮者也。言先王之制禮，求以安民也。仁者愛物，謂其節用而不傷民也。今林放苟知君子有時乎取儉與戚而思以求之，則知先王所以制禮之意在仁焉。是所謂本也。是林放問本之所以為本也。宋儒昧乎字義而不知道，乃以文質釋之，謂之大者也。遂至

禮記

諺之大者也。遂至



孔子欲損周之文以就夏之質。殊不知奢儉一謂同行斯禮而其所以用財不同。豈有文質之異哉。且林放豈與顏子同科。而足以語制作之意哉。可謂妄已。又仁齋先生以禮貴得中。非聖人之意。蓋禮所以教中也。禮者先王所立。以為極也。所以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也。是乃以聖人所立禮為中也。非使人以己意取夫中也。世多欲以己意求夫中。則仁齋先生言之者是矣。然儉自用財之道。不與中相關。而乃以儉與中對論者。非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也。也。無也。諸夏諸侯之

國也是聖人之貴禮義也。雖有君而無禮義。是其去禽獸不遠焉。孔子之時。諸夏雖有君乎。猶也。然先王之澤不斬。禮義尚存。故孔子以為勝之矣。程子解失於不如之語。不可從也。

周禮大宗伯職。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鄭玄註。故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此章古註以為譏僭。朱子因之。然觀其引林放。則孔子之譏。必在奢而不在僭。則必季氏為魯侯旅者。而其行禮徒務美觀。故爾。後儒妄言及季氏。則輒謂僭也。豈不泥乎。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問不句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為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奏比樂而中多者則得預於

而巳故具升此不可爭之說  
○次下易儀注蓋言素色分每  
按持弓步垢汗故始不施之  
最後以素施之乃素色也子色  
也

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者不預祭不預祭者黜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眡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為絢兮何註以為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為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善既有以笑美目倩眡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



揖讓而升下而飲中間不句王肅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按儀禮射時升降皆揖讓飲射時亦揖讓升降也朱註升句非矣蓋射之爭爭於中禮射不主皮則所貴在和容故其爭以揖讓行之所以為君子也皇侃曰它事無爭而於射有爭故云必也射乎於射所以有爭者古者生男必設蓬矢桑弧於門左至三日夜使人負子出門而射示此子方當必有事于天地四方故云至年長以射進仕禮王者將祭必擇士助祭故四方諸侯並貢士於王王試之於射宮若形容合禮節

射禮而中多者則  
射禮而中多者則  
射禮而中多者則

祭得預於祭者進其君爵土若射不合禮樂而中少者不預祭不預祭者黜其君爵土此射事既重非唯自辱乃係累已君故君子之人於射而必有爭也故顏延之曰射許有爭故可以觀無爭也  
倩毛傳好口輔馬融曰笑貌眇毛傳白黑分馬融曰動目貌義相通蓋笑之美在口輔動目之美在黑白分也素以為絢兮何註以為詩衛風碩人逸此一句朱子併上二句直以為逸詩未詳孰是絢馬融曰文貌而不解一句之義邢昺曰莊善既有以笑美目倩眇之容又能以禮成文絢果其說之是乎詩之義

射禮



本謂禮而孔子引繪事也。且詩之義本謂禮而子夏曰禮後乎。豈足為定乎。朱注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是因孔子引繪事而謂詩本言畫可謂泥矣。且後素失義不可從矣。繪事後素何晏注鄭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此說與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合。但鄭玄注曰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汚也。義為迂矣。朱注加一於字而曰謂以粉地為質而後施五采是其意。據禮器甘受和白受采耳。殊不知彼主行禮得忠信之人。此主學禮貴美質。其義自別也。且先

素而謂之後素。後素迺以何措辭乎。且繪與畫不同。畫泛言之。繪則畫布如虞書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彛藻火粉米黼黻絺繡。曲禮飾羔雁者以績。深衣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績。皆爾朱子以粉地為解。則以為畫圖。可謂不識字義已。蓋詩素以為絢。兮謂傅粉也。絢者謂爛然有光也。美人得粉。美益彰。績事得布。素分間。五采益明。美質學禮其美益盛。非美人也。粉適成醜。非五采也。布素何施。非忠信之人也。禮不可得而學。此章之義也。起予朱注盡之。蓋聖人好學之篤。羣弟子相答問。其意每

起矣我志  
明於之



氣記禮運

子貢所謂見子張篇

中庸第二十九章

評藉此以廣己之意智。迺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不矣。

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禘春祭也。中庸為三古下。言即社稷也。又有禘祫祭。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

十卷外集經說部

過此以往易繫辭

易上象傳

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於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裸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



氣記禮運

子貢所謂見子張篇

中庸第二十九章

評藉此以廣己之意智。迺所以誨而不倦也。後人徒以謙虛無我贊之抑云矣。  
夏禮吾能言之。仁齋先生據戴記之訓。適文辭各殊。可謂泥矣。朱註盡之。古註文獻為二國之君。文章賢才。徵訓成。誤矣。如子貢所謂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是獻足徵也。文獻不足徵者。言二國無識。夏殷禮之人與典籍也。徵如中庸無徵不信也。蓋孔子洞知古聖人作禮樂之心。又熟知人情世變。故夏殷之禮雖殘缺。僅得一二。推知其餘。如眎諸掌而謙曰。吾能言之。豈唯言其義而已哉。然無徵則民不信。

十卷外集經說部

過此以往易繫辭

易上象傳

故孔子不傳夏殷禮。是此章之義也。升庵曰。左傳不徵辭。註徵音證。唐貞觀中有唐九證。其名取莊子九徵說。而字作證。可以定其音矣。  
禘自既灌而往者。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故訓後以天時言之。往為前來。為後以人事言之。來者其所從來。往者由此而後也。禘禮失傳。故其詳不可得而知矣。然灌所以降神也。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下觀而化也。王弼引此章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裸。聲。莫重於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灌盥裸通用。觀示也。上之所以示。下之所以



觀在灌而不在薦重故也。豕傳曰：大觀在上，蓋孔子之於禘，欲觀其大者，而不欲觀其小者，貴本也。孔子曰：居上不寬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亦言所觀在本也。但易觀盥，凡祭皆然，此特言禘者，禘為大祭，故特言之歟。禘所以享帝也，祭義曰：唯聖人為能享帝，此其所以特言禘歟。何註以來以魯郊禘非禮為說，不知何以知其為魯邪？以非禮而不欲觀，則灌以前何擇也？又如朱註以誠意未散漫以懈怠解之，大失其義矣。夫灌而易能乎？則易何以言觀盥而不薦乎？且所謂禘者，禘嘗之禘，邪？王者大祭之禘，

邪？何以必以非禮解之，可謂不通已。皇侃曰：先儒舊論灌法不同，案鄭二註或神或尸，故解者或云灌神是灌地之禮，灌尸是灌人之禮，而鄭註尚書大傳則云灌是獻尸，尸乃得獻，乃祭酒以灌地也。

禮記禮運曰：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其哀矣。

也。周公其哀矣。成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故周公若是其隆焉。及後世，惠公請郊廟，遂祀羣公，皆用天子禮樂，是天子豐樂不屬諸周公而屬諸魯，而後周公之隆不可見矣。故曰：其哀矣。



金州論見成王賜伯禽  
天子禮樂辨

家語郊問

八祀后稷而不祀周公。天與后稷，非魯所得祀也。故曰非禮。弇州先生以郊禘為皆非後世之僭，而謂晉文、襄、穆而有崇勳，襄、穆而卻請隧，魯弱國而未聞以僭禮樂討，且魯得僭之齊、晉先矣。奚待魯也？其言雖辨，孔子既曰非禮，則其非昉伯禽者審矣。且家語曰：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於天子，亦不深考已。夫祀周公以天子禮樂，既為非常之典，則後世郊禘之非禮，亦得藉口。齊、晉之不以僭討者，周公之餘威也。

不王不禘禮記大傳

不王不禘之法，又魯之所當諱者，故以不知答之。此據程子之說，而以成王伯禽為非禮。按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是祀周公用禘禮也。不白禘，周公而曰以禘禮祀周公，則非禘者審矣。豈所謂天子禮樂者，禘禮歟？抑將所謂天子禮樂者，不必禘禮，而用禘禮者，後世之僭歟？是未可知矣。意必因得用禘禮而遂禘焉耳。呂覽惠公所請郊廟之禮者，廟蓋謂禘歟。要之孔子所謂魯郊禘者，以當時言之，而非伯禽之舊也。

夫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

呂覽當深篇



百示掌中之物言其易了是不知示之為  
如示諸斯乎如視天下於掌也孟子曰武丁朝諸侯  
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語勢相同

禘之說朱子以仁孝誠敬之至言之仁齋先生曰治  
天下之本在感應之孚是一端耳夫禘禮弗傳故後  
世自言知其說者皆妄矣大氏古聖人之道奉天道  
以行之尊祖宗合諸天禮樂刑政皆受其命是其大  
端也諸儒爭務高其議論而遺其大端我所不取也  
祭如在古經之言也祭神如神在釋經之言也下引  
孔子之言以證之如色斯舉矣章也大氏後儒深泥

論語為孔子語錄殊不知一時門人以其意錄之或  
記孔子言行或記詩書之義故其例不同者如此也  
程子曰祭祭先祖也祭神祭外神也本諸孔安國然  
祭豈必先祖乎神豈必外神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  
已范氏曰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不曰  
至不至而曰有無宋儒之廢鬼神尚矣仁齋先生曰  
蓋吾不得已之至情而已爾豈問其享與不享大氏  
後之賢者其所見不勝阮瞻而上之悲哉剖樹以求  
花於其中烏能見之增之無花可乎哉易曰知鬼神  
之情狀是聖人之事也後世儒者皆理學烏能



又安。不曰如親在而曰如神在。事死如事生。語也。禮則否。雖親亦神之。雖妻亦拜之。可以見已。後儒味乎禮而不知此義。故文公作家禮。主事死如事生之義。可謂陋已。文獻通考載天寶詔宗廟祭引祭神如在。可見古來註家亦有不若孔安國說者矣。孔安國與以喻近臣。竈以喻執政。天以喻君。而無五祀之說。觀於無所禱也。則朱註為優。朱註五祀之禮。據鄭玄月令註。又王孫賈意與以喻君。竈以喻執政。而諷孔子。孔子直以天答之。若不知諷意者。然其言也。厲豈可謂之遜乎。王孫賈托禱祀言之。則孔子亦

以禱祀答之。若不知諷意者。是所以為孔子之言也。天道福善禍淫。故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朱子乃曰。天即理也。仁齋先生曰。天之道直而已矣。其論非不美矣。然皆以已心言之。以知天自負。豈不倨乎。集註凡祭五祀。皆設主而祭於其所。按鄭玄月令註。祀戶設主于戶內之西。竈在廟門外之東。中霤設主於牖下。祀門設主於門左。樞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較。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于較上。是也。其主。鄭註周禮以菩芻棘柏為之。菩音員。按字書

漢書作蕢陽宮。迺音負之誤。鄭註聘禮典



大雅王詩宜鑒于殷  
六學作儀鑒

乘車變之而遂行。迺知其主皆權時設之。祀畢亦非若宗廟之主也。集注說宗廟之禮故有此說

周監於二代。孔安國曰：監視也。皇侃邢昺疏：以比視。如視解之以余觀之。如儀監於殷之監。蓋以二代為監戒。曲為之防。故制度詳密。所以文也。孔子從之以備也。以時也。仁齋先生曰：聖人每惡奢而從儉。今於周之禮則獨從其文之郁郁者。何哉？蓋道得當為貴。自治之道不可不儉。朝廷之禮不可不備。夏商之禮質而不備。周之禮文而得當。此夫子所以特從周也。可謂不知而強為之解者已。林放問禮本何以知其

冕見子罕

為自治之禮。周監於二代。何以知其為朝廷之禮。本文所無。取諸臆。豈不妄乎。禮有財物。奢儉皆以用財言之。豈文質之謂乎。季氏旅泰山。可謂非朝廷之禮哉。而孔子引林放。豈非惡其奢邪。夫朝廷之禮。其用財物。豈不廣乎。朝廷而不貴儉。豈聖人之心哉。麻冕豈不用諸朝廷哉。且聖人之道。文也。夏以夏禮為文。殷以殷禮為文。周以周禮為文。皆以其時也。當夏殷之時。豈有意於為質乎。自後觀之。而後以周為文耳。文即中也。非比並文質而取其中也。且以周為文者。非就取之質而加之以為文也。且道以當為貴也。



古曰見禮記檀弓上

子思謂見中庸第三十

答顏子衛靈公篇

於何異是朱子以當然之理訓道之見也孰謂  
 先生知道也又曰孔子於自治之道不取周禮於朝  
 廷之禮則取之聖人處事之權衡也夫禮豈事之倫  
 哉其人不知禮故輕視禮爾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  
 至是孔門之教也不然子思何謂憲章文武大臣後  
 儒動輒曰萬世不易之禮斯見錮其胸中耳仁齋嘗  
 謂宋儒死定豈非操戈入其室邪此章之言孔子自  
 言制作之意當其時俾孔子制作則從周者獨多也  
 亦如答顏子為邦之問焉  
 子入大廟每事問古必有此禮故孔子曰是禮也孔

以之子臧氏之子取  
 證尤傳顏氏之子為  
 註

同

安國曰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是解禮意已朱註  
 曰敬謹之至乃所以為禮也是禮無之而孔子以口  
 給禦人也烏在其為孔子乎孔子曰是禮也豈不較  
 然著明乎哉而猶云云者廼不信孔子之言而信或  
 人之言也悲哉  
 鄒人之子輕孔子之辭它如武氏之子臧氏之子顏  
 氏之子皆指少年言之  
 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馬融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  
 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  
 頌曰雅頌五曰興武與舞也天子三侯以熊虎為



為

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曰二曰和容衍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三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侯

儀禮大射注侯所謂射布也方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中庸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

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貢之通而後射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奠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高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



為

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科正義曰二曰和容衍和字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三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因按周禮地官鄉大夫之職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正月之吉受教法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攷其德行察其道藝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以歲時入其書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

禮記卷之四十五  
大司馬  
大司馬  
大司馬

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群吏獻賢能之書于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內史貳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馬融所本力役與禮射相關者如此矣又按鄉射記曰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奠玄註曰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為高也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主皮者無



論語集注  
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尚書傳曰：戰鬥不可不習。於蒐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馘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囿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以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朱子能引此而失其義，蓋疑為力之為力，倣遂以主皮為貫革耳。大氏後世儒者，徒識字而不知古言，為力為政，古言也。主皮亦古言也。不知古言而欲以字解之，所以失也。古有

禮射焉。有主皮之射焉。有貫革之射焉。禮射，主禮樂。主皮之射，主中的。貫革之射，主力。凡言射者，如必也射乎？類皆禮射也。是君子之射也。主皮之射，庶民之射也。貫革之射，力士之射也。布侯而棲皮為的，故中的為主皮。朱子混皮革為一大誤矣。凡言革者，如衽、金革及兵革，皆謂甲冑。故貫革者，謂其力穿甲。札豈不誤乎？又如楊氏中，可以學而能力，不可以強而至。其於後世演武之射，尚且不知之，況於上古禮射乎？可悲哉。

先王之禮，古未載簡。戴簡自孔子始。蓋孔子有得



入名子張篇

禮記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

禮記仲尼燕居曰禮也者理也

遺文者又有得諸聞見者如文獻不足故也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豈不然乎去羊則禮不可得而見之孔子所以愛也且孔子求禮也艱故愛之且禮者體也道之體也禮亡則道隨亡豈不惜乎仁齋先生解曰禮理也羊物也禮隆則物賤禮污則物貴蓋禮隆則義為之主用牛不可則用羊用羊不可則用豕此其人尊孟子過於孔子蓋嫌此章之義似碍宣王以羊易牛之說故為此言耳殊不知孔子惜周禮之垂亡孟子廼在禮亡之世誘宣王以仁政所主不同有何窒碍也且禮理也出戴記而理訓治其

古云書仲虺之誥

古曰已見

以義理解之謬矣古云以禮制心以義制事是禮與義殊也古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如之何遽以義變之哉且子貢之愛羊豈憐其無罪就死地乎亦惜費耳孔子欲不廢羊而已則欲易以豕果何心乎告朔之餼羊僖是邪易論語下三十三年左傳餼牽竭矣餼與牽相對牽是牲可牽行則餼是已殺哀二十四年左傳晉師乃還餼臧石牛是以生牛賜之也聘禮註及論語皆云牲生曰餼由不與牽相對故為生也告朔周禮大史職頒告朔于邦國鄭玄曰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藏之祖廟至朔朝于廟告而受行之春秋文公六年閏

論語微一

行禮

三



月不告朔猶朝于廟左氏傳曰閏月不告朔非禮也  
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  
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文公十六年夏五  
月公四不視朔穀梁傳曰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  
乎禘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  
甚矣何休曰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于天子藏于太  
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  
受之比時使有司先告朔謹之至也受於廟者孝子  
歸美先君不敢自專也言朝者緣生以事死親在朝  
朝莫夕已死不敢溲鬼神故事必于朔者感月始生

而朝僖公五年左傳曰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杜註視朔親告朔也襄  
二十九年正月公在楚左傳曰釋不朝正于廟也王  
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之外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  
廟釋例曰人君者設官分職以爲民極遠細事以全  
委任之責縱諸下以盡知力之用摠成敗以效能否  
執柄以明誅賞故自非機事皆委任焉誠信足以  
相感事實盡而不擁故受位居職者思効忠善日夜  
自進而無顧忌也天下之細事無數一日二日萬端  
人君之明有所不照人君之力有所不堪則不得不



借問通習有時而用之如此則六鄉六遂之長雖躬履此事躬造此官當皆接聽於內官迴心於左右政之批亂恒必由此聖人知其不可故簡其節敬其事因月朔朝遷坐正位會群吏而聽大政考其所行而決其煩疑非徒議將然也乃所以考已然又惡其密聽之亂公也故顯衆以斷之是以上下交泰官人以理萬民以察天下以治也文公謂閏非常月緣以闕禮傳因所闕而明言典制雖朝于廟則如勿朝故經稱猶朝于廟也經稱告月傳言告朔明告月必以朔也每月之朔必朝于廟因聽政事事敬而禮成故告

以特羊合而觀之告朔告月一也朝廟朝正一也視朔聽朔一也三者相因耳祇告朔據論語春秋則告于廟之義據穀梁則天子告于諸侯而周禮似亦同穀梁也意者天子既告于廟而以其所告于廟者頒之諸侯故曰頒告朔而穀梁字誤耳所告之廟穀梁以為禘廟何休以為太祖廟以理推之何休為優也然漢儒又以司樽彝職朝享合諸祭法月祭而謂即朝廟之事月祭唯考廟王考廟皇考廟故穀梁以為禘廟歟其實經無明文漢儒以臆道之蓋告朔之羊因祭而祭之非正祭也故朝享月祭恐別矣又按文



公十六年公羊傳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  
 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  
 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  
 也解論語者謂魯自文公不視朔據公羊之文焉又  
 皇侃曰鄭註論語云諸侯用羊天子用牛  
 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為魯發也孔安國曰時事君  
 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諂此或然也然秦以後君  
 臣之禮與三代異焉故後世讀春秋時之書以為無  
 禮者未必皆為無禮且孔子未嘗事它國唯魯衛則  
 為魯發者審矣仁齋先生曰人臣之於君以盡禮為

荀子修身篇

孟子盡心篇

本譏夫子以為諂者本非昏愚柔懦之人必是揚己  
 敖物不知遜讓者之言其流必至於賊道故君子惡  
 焉荀子之言曰道義重則輕王侯非也王侯豈可輕  
 者邪其輕王侯者適其所以不知道義也予讀其書  
 至此益知其操心之僻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在  
 孟子則是之在荀子則非之果何心哉大氏山林之  
 士名見於王侯之前廟堂之禮百官之儀皆其平生  
 所不習見卒然遇之怯者氣奪而不能言勇者有所  
 矜而言激是亡它也積威之漸也入門執戟森如上  
 殿執法威如抗聲大言則譙之濶武徐步則訶之初



而退中而倮卒而膝行不敢仰視俯伏不敢興是世俗之禮也蓋先王之知其卒必至如此乃作人臣之禮進退有節佩玉鏘如者不欲若是其遽也拜興有度張拱翼如者不欲若是其卑也是豈翅為美觀哉所以優人臣也夫然後君不以奴隸眎其臣而臣得盡其言此三代之禮也故先王之思淵矣哉士之見大人不能不見其巍巍然也是以制此優游不迫之禮使進退以之其心存乎禮樂而不見其巍巍然者既以此為禮君亦不尤其似乎慢焉至矣哉如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士見於大夫大夫拜

誰之音樵又音以辭  
相主貝曰

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非其臣則答拜之大夫於其臣雖賤必答拜之國君不名卿老世婦大夫不名世臣姪娣士不名家相長妾故孔子見南子南子拜非以客禮也雖臣亦然又如聘禮大夫使鄰國其君迎于門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以內外已君揖入每門每曲揖入廟門三揖至于階三讓其所以異於國君者君一臣二已升堂君受玉其所以異於國君者亦君一臣二已豈不然乎戰國之時先王之禮廢而君益倨臣益卑故孟荀之言興究其弊亦或有若仁齋之言者及秦并天下倨者益倨卑者益卑其所定以為



朝廷之制者。世俗之禮耳。後世不改一沿其制。故秦漢以後。以無禮責其臣者。皆暗君也。獲無禮之譴者。多為忠臣也。何者。喜則賞。怒則罰。賞罰之權在君。臣安得輕之。故能輕王侯。藐大人者。秦漢而後。是為君子。禮殊故也。段使後世人君視於三代人臣。則其不以為無禮者。幾希矣。仁齋不之知。而非荀子者。亦為其不知禮故也。且下章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臣之事君。不患其無禮。而患其不忠。勢之必至也。故孔子不言禮。以此觀之。予故知此章之言。孔子為魯發焉。三家強而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而輕公室。習

以為常。故以孔子為諂者有之。而孔子違俗而必盡其禮。亦所以張公室折三家也。

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古文辭簡爾。何者。定公之問也。臣者君之所與共天職也。故君使臣以禮。臣者代君之事者也。故臣事君以忠。然施之。必由君始焉。但以易簡易欺言之。補弊之言耳。

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其聲也。朱註。關雎之詩。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未得。則不能無寤寐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則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蓋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故夫子稱



禮記雜記喪稱哀子  
詩蓼莪辭哀哀父母

九傳襄公二十九年

之如此欲學者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正也是主辭義言之非矣主辭義言之樂而不淫尚  
可言矣至於哀字則如孤哀子之稱及哀哀父母皆  
施於死喪者於關雎之詩實無其事故朱子易以憂  
字可見其謬已樂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  
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宮亂則荒商亂則陂角亂  
則憂徵亂則哀羽亂則危其聲哀而不莊樂而不安  
絲聲哀竹聲濫左傳季札觀樂為之歌豳曰美哉蕩  
乎樂而不淫為之歌頌曰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皆以  
聲言之可以見已孔安國曰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

傳記指公羊

其和也蓋言其得中和之聲也古註之不可易如此  
哀公問社於宰我邢昺疏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  
於宰我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皇侃疏亦曰鄭  
註論語為問主今按練主用栗見於傳記則作主為  
是使民戰栗敬也是宰我以意解之成事不說遂事  
不諫既往不咎三句古語孔子誦之以責宰我蓋主  
用栗其義不傳若以意為之解穿鑿傳會所由興也  
故孔子不取爾孔安國本主作社曰凡建邦立社各  
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  
栗便云使民戰栗朱子曰豈以古者戮人於社故附



會其說與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本意。又啟時君殺伐之心。故責之。仁齋曰：王者受命王天下，必改前代之制，以新人之觀聽。三木皆老蒼堅強，隨地能生。故三代建國，自王朝至于侯國，植之以為社。主至周，兼寓使民畏刑之意，是仁齋意。謂社主之制，通於天下。故不取土宜之說。朱子求孔子所以責宰我之意，不可得，則旁采戮人於社之義，是豈宰我之附會哉。夫周用栗，其義在當時。宰我既已不知，而數百載之後，孔安國言之，千有餘載之後，朱子又言之，豈非臆斷乎。使孔子聞之，豈不以責宰我者責之邪。旁考

粉榆社見漢書郊祀志  
標社見莊子人間世

它書有粉榆社標社，而不必皆松柏與栗。則社主通於天下者，非矣。且社豈有主哉。祀天於郊，圓丘地於方澤，名山大川與社稷皆類焉耳。其無主者審矣。且松柏栗之為社，無徵也。練主用栗，有徵也。故舍彼而從是。孔子無尺土之有，亦異於湯與文武焉。使孔子見用於世，唯管仲之事已。然其時距文武五百年，正天命當革之秋也。使孔子居管仲之位，則何止是哉。故孔子與其仁而小其器，蓋惜之也。亦自道也。夫孔子小之而終不言其所以小之，可以見已。夫管仲以



言見法言先知篇

諸侯之相施政於天下。可謂大器已。而孔子小之。或人之難其解。不亦宜乎。揚雄曰。大器猶規矩準繩。先自治而後治人。是書生常言。程朱諸家所祖述。是而為大。曰。宋儒糟魄者。皆能勝管仲而上之哉。程子曰。奢而犯禮。其器之小可知。是論經奪席者之言。可謂能言此章之義。而縱橫無敵已。其不鮮孔子之言。亦何殊夫。或人哉。仁齋曰。器小。謂管仲所執之具甚小。不濟用也。可謂不知字義已。大氏詩學不傳矣。後儒之不知微言也。三歸未詳何謂。說苑曰。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者入門而右。不善吾者入門而左。有

說苑善說篇

左右中立馮厚齋說等  
法金仁山說共見大全

晏子雜錄下二十八章

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驅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政之所不及。唯子是匡。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是三歸之為臺。審矣。至於所以名三歸之義者。或以左右中立。或引算法。皆鑿矣。包咸謂。三姓而引婦人。謂嫁為歸。最非矣。按晏子春秋曰。晏子相景公。老。辭邑。公不許。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恤勞齊國。身老。賞之以三歸。澤及子孫。今夫子亦相寡人。欲為夫子三歸。澤至子孫。豈不可哉。對曰。



昔者管子事桓公。桓公義高，諸侯德備，百姓今嬰事君也。國僅齊於諸侯，怨積乎百姓，嬰之罪多矣。而君欲賞之，豈以其不肖父，其不肖子，厚受賞以傷國民義哉？且夫德薄而祿厚，智昏而家富，是彰污而逆教也。不可。公不許。晏子出，異日朝，得間而入邑，致車一乘而後止。是三歸桓公之所賜也。以澤及子孫，及致車一乘，觀之，豈如後世封戶之制，歟？得食其入而不封戶，則不得侵其民也。古者食采邑，亦得食其入而車乘供公家之賦，其併車乘之賦歸諸私家，賞之厚者也。其制蓋有三歸焉。而管仲以此造臺邪？然至於

三歸之名，則終未可知。已反坫，鄭玄曰：反爵之坫，在兩楹之間。皇侃曰：坫者築土為之，形如土堆。又曰：兩楹者，古者屋當棟下，隔之棟後，謂之室。棟前謂之堂。假三間堂，而中央之間堂，無東西壁，其柱盈盈而立，故謂柱為楹。郊特牲曰：臺門而旅樹，反坫，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明堂位曰：山節藻梲，復廟重檐，制，案，通逆鄉，反坫出，尊崇坫，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鄭玄曰：反坫，反爵之坫也。出尊當尊南也。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於其上。禮君尊于兩楹之間，崇高也。康讀為亢龍之亢，又為高坫，亢所受之圭，奠于上焉。孔



爾雅釋宮

端堂

音榮

穎達曰鄉飲酒是鄉大夫之禮尊於房戶間燕禮是燕已之臣子故尊於東楹之西若兩君相敵則尊於兩楹間邢疏因之然但釋鄭註在兩楹之間耳其實鄉飲酒禮燕禮皆無反坫之文士冠禮曰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執以待於西坫南大射禮曰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士喪禮曰牀第夷衾饌于西坫南既夕禮曰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內則曰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坫一爾雅曰坫謂之坫郭註在堂隅坫端疏曰坫者堂角也說文曰坫屏也坫垣也汲冢周書作雒解

堂隅坫也非老角非非

升庵外集經說部

曰五宮大廟宗宮考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孔鼂註廟四下曰阿反坫外向室也升庵外集引此作回阿而曰此外向之坫也合而觀之蓋坫在堂角其制如屏垣其上可厝物貴賤之室皆有之唯反坫為天子廟飾已所以謂之反坫者豈其制外向有異於群下之坫歟曰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則雖廟飾亦類已可移而撤之為兩君之好則設之否則撤之若後世所傳之坫則托子類其物極小豈可謂之廟飾乎陳祥道禮書謂此反爵坫也此度食坫也此堂隅坫也者誤矣

外集節略禮書列之



樂其可知也。樂至難知，然伶人為樂，唯翕純皦繹而已。故曰：樂其可知也。古註：五音始奏，翕如盛也。莫以尚焉。蓋九樂之初起也。貴盛不盛不繼，猶如詩之起句，不然必放縱之，然後和。和則若一，謂之純。如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為樂。翕如言其合也。朱註：因之。仁齋先生曰：樂有八音，初起氣聚而不舒也。殊不知翕純皦繹皆語樂之物也。如二家之說不善。樂者亦爾。且五音六律之具，通樂之一終者也。豈初起而皆具乎。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皦如也。古註言其音節明也。莫以尚焉。仁齋曰：五音六律明而不混。

妄哉。豈有五音六律並奏者乎。以成古註。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作翕如而成於三。莫以尚焉。朱註成樂之一終也。非也。言始作至一終唯此耳。本文唯言始作縱之二者，而純皦繹節節皆爾。豈得謂若是而一成乎。

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以拘道路為義。朱註後說為是。儀封人之言知命之言。知孔子為萬世師。蓋孔子取之故錄，以當得位為解，非矣。

韶盡善，武未盡善。孔安國以來以受禪征伐分其優劣，而美善無明解。朱子據邢昺以美為聲及舞之美。



善為美之實。果其言之是乎。武為實不足而外飾聲容之美也。日所謂美之實者。將何以見之。其說以揖遜放伐言之。則不關樂。但就舜武行事斷之也。且不<sub>及</sub>百<sub>天而湯</sub>渡而止。舉韶武亦何意也。且揖遜獨為盡善。則夏傳子者謂何。放伐必為未盡善。則何遺獲也。要之<sub>非</sub>後世儒者不識聖人與道。忽見孟子性之身之等言。安生優劣。轉以解此章者已。夫善美皆謂樂。何關舜武行事哉。蓋美誠聲容之美。然亦德之美矣。微德之美。何以形諸聲容哉。和正以廣。極乎天而蟠乎地。中央<sub>各</sub>泐<sub>和</sub>渙<sub>和</sub>熙<sub>和</sub>熙<sub>和</sub>乎。以盛洋洋乎盈耳。是謂之美。故美者

孟子盡心篇卷之八

申九月自八俗  
与赤坂本天

夏漢韶武

以其大者言之也。善歌。善舞。善琴。善笛。皆以善言之。善豈外聲容乎。一事一節之細。莫不曲當。律小大之稱。比終始之序。使親疎貴賤長幼男女之理。皆形見於樂。是謂之善。故善者以其小者言之也。聖人之作樂。豈躬自作之。亦必有后夔之倫為之輔。古今人才之盛。唯虞與周。故四代之樂。韶武獨盡美焉。耳。至於武之不盡善。則有司之失。傳也。不然。周工之不及。后夔也。樂記曰。聲淫及商。何也。對曰。非武音也。子曰。若非武音。則何音也。對曰。有司失其傳也。若非有司失其傳。則武王之志荒矣。子曰。唯丘之聞諸萇弘。亦皆

命語教之

三十一



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

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

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

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

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

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

不曰仁者仁至矣不仁至矣苟不仁邪尚何須觀也

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

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即是也豐以收為

仁至矣不仁至矣

蓋仁者不憂不有回之仁亦不為之度及不仁之人論仁不仁以論之不仁之至矣

里仁

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

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

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

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

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

而勉又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而勉又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成非生而知之者見述此王法言已見



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居上不寬章。朱註為得之。言本立而其所行得失可

得而觀也。本之不立。雖有善不足觀耳。觀政觀禮。觀

喪。古有此事。觀其得失。善者效之。不善戒之也。蓋寬

者謂有容也。一國之君子蓄一國之民。天下之君子

蓄天下之民。唯寬也。有所容焉。有所容焉。而後群下

得措其身焉。然後有所養而安焉。故寬者仁之本也。

不曰仁者仁至矣。不仁至矣。苟不仁。邪尚何須觀也。

不曰慈惠者。慈惠而不寬者。有之。未有寬而不慈惠

者也。聖人之言。如遠而實。近者如是。邪禮以敬為本。

此言仁者之德也。仁者無所不容。故曰寬者仁之本也。此言觀政觀禮觀喪之義也。觀政觀禮觀喪。皆所以觀其德也。故曰吾子之言。是武未盡善之說也。

里仁

敬天與祖宗也。後儒或以寬假或以主一無適為解者。皆不識古言也。不識聖人之道也。臨喪者吾臨他人之喪也。臨他人之喪必哭。故或謂哭為臨。

里仁為美。古言。孔子引之。何者。里訓居。孟荀可徵焉。

居仁曰里仁。非孔子時之言。故知其為古言也。擇不

處仁焉。得知孔子之言也。何以知之。變里為處也。宋

儒多謂孔子生知不假學。取諸胸中以言。殊不知孔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又曰。非先王法言不敢道也。

豈不較然著明乎哉。而不與己心合。則謂孔子自謙

而勉。又何其自信而不信聖人之言也。孟子引此章。

我非生而知之者。見述

先王法言。已見



孟子卷之五

天下之廣居滕文公篇

荀子大略篇

之言而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又曰居仁  
 由義又曰居天下之廣居數言而不已蓋本於此古  
 之學問守先王之法言至孟子雖多所發尚有孔門  
 之遺者若是焉趙岐註孟子曰里居也可謂善解孟  
 子者已荀子曰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  
 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註虛讀為居聲之誤  
 也豈不然乎鄭玄解論語曰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  
 猶之可矣求居而不處仁者之里不得為有知古今  
 言雖殊安有謂仁者之里為仁焉者乎可謂謬矣朱  
 子里有仁厚之俗為美窘哉苟能居仁衆美皆臻故

三月不違仁雍也篇

道二孟子離婁篇

曰里仁為美如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  
 而已矣豈不然乎後儒不識古文辭就里仁上見美  
 殊不知要之將來也擇不處仁焉得知與知者利仁  
 其義相發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故聖人之  
 道仁莫尚焉知之而不疑是謂知孔門之教為爾凡  
 知者必有所擇故曰擇非必擇居之謂也且古人皆  
 土著擇居之事至少矣且二十五家為里里有仁厚  
 之俗不近人情矣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貧賤事每減  
 削故曰約富貴養可佚樂故曰樂不仁者志在己之



仁人心也孟子告子篇  
於我如浮雲述而篇

安利故久困則為非長樂必驕佚仁者之於仁如四  
體之欲安佚時或離之輒復思之知者之於仁如小  
人之見利雖有不便勉强求之朱註失其本心又曰  
非外物所能奪以仁為本心以富貴為外物本於仁  
人心也於我如浮雲然仁人心也孟子性善之說其  
實謂仁根於心也於我如浮雲謂不義之富貴耳宋  
儒之說流於老莊學者察諸

仁人之於民如和風甘雨之被物物得其養而莫不  
生長故其好人惡人皆有益於人也好之至用之惡  
之至退之用之使民被其澤退之使民免其害是好

寫本無私心當於理可從

惡之有益於人也是謂之能好惡人言其盡好惡之  
用也朱子曰當理而無私心程子曰得其公正仁者  
之好惡人誠公正而無私然以公正無私求之者所  
以求之愈遠焉且其公正無私豈能盡好惡之用哉  
苟不盡好惡之用可謂不能好惡已孔安國曰惟仁  
者能審人之所好惡古來相傳之說不可易者若是  
邪大學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  
之父母是也然豈從流俗之謂哉以安民為心之謂  
也

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孔安國曰苟誠也言誠能志於



顏淵篇仲弓問仁子曰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  
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  
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  
怨

仁則其餘終無惡此古來相傳之說莫尚焉朱註尚  
誠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為惡之事矣誠字作誠  
實之解非也孔曰誠能審其為語助矣朱子尚疑其  
人雖志仁而未免有惡故解苟為誠實耳然苟訓誠  
實它絕無之可謂鑿矣仁齋先生曰纔志於仁則寬  
厚慈祥與物無忤故自無為人之所惡也其解苟字  
得之然其所疑亦如朱子故發惡字去聲而引孔子  
答仲弓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然孔子曰出門如見大  
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何翅志於  
仁而已乎故其所疑終亦不能釋然焉殊不知聖人

之言主教誨英才故曰苟能志於仁則雖有惡亦終  
歸於無惡焉後儒但見言之當否而不知聖人教誨  
之道也大氏去惡不如求善罰惡人不如用善人去  
疾不如養元氣天下之理一矣故教誨之道不欲人  
之務自去其惡唯心在善則自然無惡况仁者衆善  
之長志於仁則無惡要之其終之辭也古註為得之  
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曰謂不當得而得之是  
唯解字義已苟唯解字義已則未可以為人之師矣  
仁齋先生曰所謂道者即仁也不處與不去豈容一  
其解乎蓋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此言得富貴之道



化貨曰見孟子滕文

卽仁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此言得貧賤之道卽不仁也仁則安富尊榮不仁則反之古聖人之教皆爾陽貨曰爲富不仁爲仁不富是小人之言孟子引此可謂好辨之過也夫小人之富千金萬金非取諸人則不積諸己君子之富千乘萬乘人服人從而安富尊榮均之皆有其道矣然君子之所以名富既不與小人同故所爲其道亦殊也不仁而得富貴是不以其道也不可以爲君子故不處仁而得貧賤是不以其道也不害於爲君子故不去君子者有在上之德者也故君尚諸子以名之爲人君止於仁是在上

不知命堯曰篇  
言而可求也述而篇

之德也君子而未仁是雖有君子之名而其實未成故曰惡乎成名後世儒者惑於陽貨之言而不知聖人之心故其道二字之義終然不明矣此章之言相承之序所以不煩也唯仁齋先生之解可謂不得其辭而得其心者已孔子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與此章之言實相發焉蓋命也者自彼而至者也非我求之者也不以其道而得富貴是求富貴者也故不處不以其道而得貧賤是不求而自至者也故不去知命而後其心一於仁一於仁而後君子之名可成此其所以



相發也。馬融曰：造次急遽，顛沛偃仆。朱子解本諸但曰：顛沛，傾覆；流離之際，此其意以沛然流水貌，故取流離之義，殊為牽強。蓋古言於音而不於義者多矣。顛沛或顛覆之轉音，豈容以字解乎？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即依於仁也。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表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此上等之資質，其於仁也，皆不假用力能為之。上章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成德之人也。此以好惡言之，乃性質之異，故不同矣。朱註以成德解此章，非矣。蓋好仁者，惡不仁者，皆

不假用力，而我未見其人。用其力而力不足者，我亦未見其人。是孔子所以勸人用力於仁也。無以尚之。孔安國曰：難復加也。此贊其為上等資質也。皇侃疏：李充曰：所好唯仁，無物以尚之也。朱註因之。此釋好仁之心，皆通。但孔安國得諸辭為勝，其為仁矣。言其必能為仁也。不則其字矣。字皆不順也。朱註非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孔安國曰：言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莫以尚焉。朱註以不仁者為不仁之事，可謂強矣。能不使不仁者加非義於己，此伯夷之行也。其不為不仁之人所累，此乃所以用力之



易故曰其為仁矣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乎猶則也言苟能用力則人人皆可至勸辭也朱子以為歎辭非矣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孔安國曰謙不欲盡誣時人為得之蓋語其極少也聖人族人之自信不欲與人爭故其語氣如此朱子加一偶字語勢迥別

觀過斯知仁矣蓋古語而孔子釋之也言觀羣下之所過以知國君之仁也人衆人也黨鄉黨也蓋朝廷宗廟之間君子所慎鮮有過矣但其於鄉黨親戚朋友所在其過不亦宜乎國人皆如此是可以知國君

仁德之化也古註憤憤非改觀作怒則不通矣朱註黨類也非古言矣尹氏曰於此觀之則人之仁不仁可知矣然孔子豈曰知不仁乎且仁人豈必族其有過而知之乎且觀者猶觀政觀俗觀人之觀皆有歷觀意可謂不穩已果其言之是乎當曰見過皆不得其解強為之說者不可從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道者先王之道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謂孔子之時也孔子所至訪求汲汲乎弗已恐其墜於地也夕死可矣孔子自言其求道之心若是其甚也後人不學詩不知言語之道本







若是故疑其過甚。古註曰：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可謂誤矣。朱註以道為事物當然之理，以聞為真知，以生順死安為說，遂流於老佛，不可從矣。按蔡邕石經矣作也。

士志於道，言士必志於道也。不連下句，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內則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此士之職，得與議政，未足與議者，不足為士也。君子從大體，小人從小體，故士志於先王之道，其心在安民，細民以營生為事，其心在溫飽，故恥惡衣惡食者，無志者也。朱註議於道，士安得議於道乎？程子曰：心役

外傳曰：服一衣，澹觀所引，使為亮之言，今身別志不載。

皇疏范甯曰：適莫猶厚薄也。

華嚴十行品  
聖志今本無此語

乎外，內外之說，其家言已。

無適也，無莫也。何晏曰：無所貪慕也。今本脫之。邢昺以為厚薄。朱註：適，專主也。春秋傳曰：吾誰適從？是也。為有據，莫不肯也。未知何據。記幼讀佛經，似有此字。因搜諸僧，得無量壽經。華嚴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慧苑音義引蜀志：諸葛亮曰：事以覆疎，易奪為益。無適無莫為平。人情苦親親而疎疎，故適莫之道廢也。人皆樂人從己，不樂己從人，故易奪之義廢也。漢書註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普於一切，無偏主親，無偏定。疎，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疎無量壽經。



慧遠義疏曰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踈瑯興連義述  
文贊曰適親也莫踈也乃知適莫為親踈者古來相  
傳之說而邢昺本諸祇適莫無親踈之義慧苑引漢  
書爾雅為確親踈之義由比字而生比者親也故以  
親踈為解者乃論語之意也故適莫一意如無偏無  
黨耳何晏以無所貪慕解之者以此今儒者多不讀  
佛經殊不知孔穎達作正義而古註多不傳佛經疏  
釋多作於六朝隋唐之世故苑觀遠興輩皆睹它古  
註援以解其書耳如慧苑音義擊擊乎有據豈後世  
朱子所能及乎韓退之謝顯道皆曰適可也莫不可

韓說見筆解  
謝說見集註

無可無不可微子

天下歸仁顏淵篇  
行五者於天下陽貨篇

也。殊不知無可無不可者孔子之事非常人之所能  
及也。此章者君子之道泛為凡人設訓豈可混乎。祇  
韓愈解下句曰惟有義者與相親比得之。蓋言君子  
之於天下也孰去孰就惟有義者與相親比焉。是此  
章之意也。大氏天下歸仁行五者於天下凡以天下  
言者皆主仁其所也。此章乃以義言之則以語去就  
之道矣。至思孟以道與天下之人爭而後動輒曰天  
下天下不復主仁後儒不知古言故於古書言天下  
者漫不之省也。朱子於此章作一切解乃至旁與佛  
老爭義之有無大謬矣。嗚呼君子豈無親踈此特語

學有... 15又...



去就之道耳

君子懷德則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則小人懷惠自然  
符也君子小人以位言懷者思而弗措也如有女懷  
春之懷君上懷賢則民安其土其心不在政刑故也  
民輕去鄉者虐政所致也德政無它安民而已使民  
安其生是謂安民民思恩惠者無恩惠故也虐政之  
效也朱註懷刑為畏法小人之事也孔安國懷訓安  
懷刑為安於法學齋佔俾以為儀刑典刑之刑皆非  
矣皆不識古文辭四句分為四事故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利者非君子之所貴也主在上之

人言之放訓依出檀弓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  
安放

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朱註况於為國乎非矣禮  
者先王治國之具也言先王為治國故設此禮而今  
不能以禮讓為國則以先王之禮為何所用乎是有  
禮而不能用之也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吾道者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  
孔子所由故曰吾道曾子曰唯唯然也如男唯女俞  
俞訓然則唯亦然子貢曰然非與如漢文唯唯否否  
也又難經曰然皆如今人曰是公西華曰正唯弟子

然非與衛靈公篇  
唯唯  
史記自叙傳



不能學。卽後世政爾也。皆可推宋儒評曾子深喻之。曰唯子貢不能如曾子之唯。乃其優劣矣。殊不知記者有詳畧也。果其言之是乎。其它諸章。諸子問政問仁類。唯錄孔子之答而已。迺以爲諸子皆不深喻哉。可謂鑿矣。大氏宋世禪學甚盛。其渠魁者自聖自智。稱尊王公前。橫行一世。儒者莫之能抗。蓋後世無爵而尊者。莫是過也。儒者心羨之。而風習所漸。其所見亦似之。故曰性曰心。皆彼法所尚。豁然貫通。卽彼頓悟。孔曾思孟道統相承。卽彼四七二三。遂以孔門一貫大小大事。曾子之唯。卽迦葉微笑矣。豈不兒戲乎。

過此以往。天理人欲。卽真如無明。理氣卽空假二諦。天道人道。卽法身應身。聖賢卽如來菩薩。十二元會。卽成住壞空。持敬卽坐禪。知行卽解行。陽排而陰學之。至於其流裔。操戈自攻。要之不能出彼範圍中。悲哉。如此章一貫之旨。誠非不能大知之者所及。然游夏以上。豈不與聞。特門人所錄。偶有參與。賜耳千載之後。據遺文僅存者。而謂二子獨得聞之。又以其有詳畧而爲二子優劣。可不謂鑿乎。蓋孔子之道。卽先王之道也。先王之道。先王爲安民立之。故其道有仁焉者。有智焉者。有義焉者。有勇焉者。有儉焉者。有恭焉者。



焉者有裨焉者有人焉者有似自然焉者有似伊焉者有本焉者有末焉者有近焉者有遠焉者有禮焉有樂焉有六焉有刑焉制度云為不可以一盡焉紛雜乎不可得而究焉故命之曰文又曰儒者之道博而寡要然要其所統會莫不歸於安民焉者故孔門教人曰依於仁曰博文約禮謂學先王之道以成德於己也學先王之道非博則不足盡之故曰博文欲歸諸己則莫如以禮故曰約禮然禮亦繁矣哉故又教之以仁仁先王之一德也故謂先王之道仁盡之則不可矣然先王之道統會於安民故仁先王之

淵  
依於仁述而篇  
博文約禮兩見雍也顏

錢經之喻見大全朱說

德也依於仁則先王之道可以貫之矣故不曰一而曰一以貫之辟諸錢與經仁經也先王之道錢也謂錢即經可乎是一貫之旨也宋儒亦有錢經之喻以一理為經然一理貫萬理則萬理一理之分豈容言貫乎一理貫萬事則岐精粗而二之依然老佛之見已可謂不成喻矣忠恕者為仁之方也故曾子云爾然忠恕豈能盡先王之道乎由此以往庶幾可以盡之示之以其方也故而已矣者非竭盡而無餘之辭亦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豈盡於堯舜之道乎亦言由此則可以盡之耳此章之義後儒或以為

堯舜  
道云云孟子告子篇



一忠恕朱子說見大全  
一理或以為一心或以為誠其謂之一理者昧其  
字也其謂之一心者不知先王之道也其謂之誠者  
僅謂動容周旋中禮耳不知孔子之所為道也忠者  
為人謀而委曲周悉莫不盡己之心也恕者己所不  
欲勿施於人之謂也皆以與人交者言之仁之為道  
亦在與人交之間而長之養之匡之成之使各遂其  
生者也然仁道至大非門人之所能故以忠恕示其  
方也如舊註天道也人道也體也用也天之忠恕也  
聖人之忠恕也學者之忠恕也皆堅白類耳任口而  
言其理則莫有不可言者然求諸古言豈若是其恣

乎可謂道之賊已皇侃本貫之下有哉字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君子者在上之人也雖在  
下而有在上之德亦謂之君子小人者細民也雖在  
上而有細民之心亦謂之小人義者詩書所載先王  
之古義也古之人據先王之古義以裁決事之宜焉  
古學既亡人妄取諸己臆謂之義非義之義也後儒  
解義以宜以裁決皆其一端耳其源昉於誤讀孟子  
以羞惡之心為義耳朱子曰義者天理之所宜以此  
而贊義何不可之有苟不本諸先王之古義將何所  
取乎禮義一類書曰以義制事以禮列心孟子曰非



廣以方外易文言  
義滅親九傳隱公四年  
不仕無義微子篇  
易曰繫辭

禮之禮非義之義傳曰詩書義之禮也可以見禮  
觀經傳有禮之義者此先王所以制禮之義也有以  
人臣言之者如義以方外大義滅親不仕無義及出  
處進退之義是也有以利對言者如此章是也易曰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蓋民以營生為心者也其  
孰不欲利焉君子者奉天職者也理其財使民安其  
生焉是先王之道之義也故凡言義者雖不與利對  
言然莫不歸於安民之仁者為是故也故義者士君  
子之所務利者民之所務故喻人之道於君子則以  
義於小人則以利雖君子豈不欲利乎雖小人豈不

悅義乎所務異也宋儒以為語君子小人所自喻者  
乃曰惟其深喻是以篤好是其意謂聖人洞見其心  
焉果其說之是乎君子小人其心判然霄壤雖聖人  
終不能化小人也於是乎惡惡之心勝而先王孔子  
之仁漸焉豈不悲乎觀書盤庚專以生生喻之喻民  
之道自古為爾喻君子以利而後張儀蘓秦之術行  
於天下也宋儒貴心學動求諸己於義利之辨剖毫  
剖釐務探心術之微究其歸不過於徒評論是務耳  
孔子之言豈其然乎學者察諸

事父母幾諫朱子引內則大得古學之意



孔子云  
家語六本篇發言不  
逆可謂知言矣

主忠信兩見學而子罕

君子不重章學而篇

必有方如博學無方之方鄭玄曰方猶常也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胡氏曰復出而逸其  
半非也孔子曰知言又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故  
孔子多誦古言論語所載不皆孔子之言矣蓋父在  
則觀其志父沒則觀其行古言也三年無改於父之  
道可謂孝亦古言也孔子或並引或單誦非復出矣  
所以並引者以見學貴博也并二言而義圓矣門人  
所以又錄其單者以見孔子用古言之方也如主忠  
信亦非復出而逸半者矣仁齋先生以君子不重章

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  
孟子告子篇

臣哉鄰哉書益稷

易曰文言  
詩云大雅烝民

非一時之言可謂善讀書然未識孔子誦古言悲哉  
以約失之者鮮矣此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之意古  
單言約者困約與約束耳孔安國朱子胥失之  
德不孤必有鄰鄰如臣哉鄰哉之鄰謂必有助也易  
曰敬義立而德不孤亦謂多助者也詩云民之秉彝  
好是懿德是德之所以多助也夫德而莫有助焉者  
則湯與文王豈七十里若百里而興乎哉古註引方  
以類聚同志相求可謂謬矣仁齋先生引祿在其中  
矣可謂鄙矣

事君數必古言謂屢諫也朱註為得之蓋人



言則也。貴自得也。憤悱發可以見己。曰  
子以言語強聒而後斯義遂泯矣。仁齋先生曰。古註  
為煩數之義。曰褻狎戲弄。屢相往來。至於煩數焉。臣  
之於君。有職守在。豈可以屢相往來言之哉。士之居  
學。比諸百工居肆。則朋友同筆硯者尚矣。何翅屢相  
往來已乎哉。其失亦坐不識古言而徒以字義解已。

古注  
數新  
煩數

論語徵乙



